

明灯为照耀 琳琅  
——朱委员长回乡视察记

尚 同 成

一九六〇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遭受着一场不可抗御的天灾，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如何战胜灾害，改变现实，夺取胜利，是摆在全党全民面前的头等大事。所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总结经验，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向前。

这时，我们尊敬的朱德委员长——人民的忠诚公仆，回到阔别五十二年的家乡视察。琳琅山沸腾了！马鞍场沸腾了！仪陇县沸腾了！春风和煦，百花竞放，遍地油菜花，满山杜鹃红，莫不昂首欣喜，香溢四野，迎接亲人。

阳光灿烂的三月九日下午四时，朱委员长和康克清同志在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南充地委书记孙桂林、仪陇县委书记康智盛的陪同下，驱车来到马鞍中学。朱德委员长已是七十四岁高龄，还不知山路颠簸，长途跋涉的辛劳，一下车就听取马鞍公社党委和仪陇县委的情况汇报。在汇报时，朱委员长结合汇报的内容，曾先后亲切地教导说：“仪陇县这个地方，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还可以种植果树，生产潜力是十分巨大的。你们（指汇报的同志）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发山区富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度过目前

的暂时困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当汇报到妇女工作时，他特别追问了妇女生孩子时能吃到多少油、肉和糖。他说：“即使目前有困难，也要为妇女儿童着想，要让产妇和孩子吃到足够的油、肉和糖”。在汇报中，朱委员长还考问基层干部“什么叫共产主义？”他又说：“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两个早晨可以办到的，要长期坚持”。并解释性的说：“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 努力 二字，就是要展劲，不可松劲”。“有了成绩不要骄傲自满，要永远前进！要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一切都要自力更生，不要光伸手向外要”。所以，当永乐区委书记、马鞍公社党委书记请求朱委员长给他们题词时，他便先后在他的日记本上，题写“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当天晚上，朱委员长住宿在马鞍中学内。

三月十日，东方刚破晓，轻纱般的晨雾弥漫了琳琅山区。时钟敲响六点，朱委员长步出宿舍，在校园里面对着才露头的霞光，聚精会神的做了早操，又健步登上大沙坪，遥望马鞍场全景。可爱的马鞍场！故乡啊！您的山山水水，哺育成长了中国革命武装部队的伟大总司令，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您应该自豪，应该奋起！亲人又回到您的怀抱里，多么亲切，多么激动啊！这时，金子般的阳光洒满大地，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了。

早晨，朱委员长和马鞍中学师生一起合影，又为马鞍中学题词：“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培养共产主义新人！”

上午，朱德委员长十分高兴的巡视了马鞍场。当他健步来到街上，

居民们都欢喜若狂，含着热泪，向他老人家注视致敬。他频频地向乡亲们点头微笑。他走进供销社的副食品门市部，详细的询问了烟酒糖盐的销售和进货情况，接着又走进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家里，和蔼地询问这座房舍主人的遭遇情况后，他便微笑的说：“这房子还是那个老样子。记得我小时候读书或赶场，总是把斗篷寄放在这里。给他家添了许多麻烦”。当这位老人认清站在她面前的就是大家时常思念的亲人时，立即惊喜地叫道：“啊！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就要下拜行礼。朱委员长马上一把扶着她，热情而又诚恳的连说：“我叫朱德，朱德”。

朱委员长来到马鞍小学，绕着内校园走了一圈。那时，有人向他老人家汇报这所学校年久失修，墙壁脱落，地基下沉，需要立即改建时，他又周密地看了四周后，说：“学校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啊，我看可以来个穿靴戴帽，加强一下基脚，再翻盖翻盖，就可以了”。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向朱爷爷身边拥来，他微笑着摸摸这个孩子的头，拉拉那个孩子的手。当他认出了一个曾在北京生活了两年的孩子时，他慈爱的问道：“北京好？还是仪陇好？”这个孩子立即答道：“北京仪陇都好！”他满意的笑了。接着，朱委员长给马鞍小学题词：“努力学习，热爱劳动”。

马鞍小学前面约五百公尺远，就是朱委员长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五年读书的席家自席聘三私塾。朱委员长和康克清同志步行来到这个私塾旧址，询问席老先生的情况。当他知道席先生在他离开家

乡后，深受家~~绅~~<sup>正</sup>的欺~~辱~~<sup>折</sup>磨，含~~悲~~<sup>恨</sup>饮~~忿~~<sup>恨</sup>而死时，他老人家~~表现~~<sup>现</sup>出十分惋惜的情感，并教导~~席~~<sup>席</sup>老先生的亲属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只要大家努力，生活还会一天比一天更好。”朱委员长在这破旧的茅房院坝里，与老先生的亲属合影留念。

在走向马鞍场的大路上，他询问路边的一株经常供人们乘凉的榕树怎么不见了。人们回答是因塌方而造成榕树倒了，他说：“我们还应该多栽一些树，把马鞍场绿化起来”。又来到供销社门口。朱委员长曾嘱托康克清同志给他健在的两位嫂嫂、两位堂叔和十多个堂弟、侄子买一些绒衣、手巾和糖果。

下午，朱委员长来到旧居，和他的几位堂弟、侄子见面。弟兄情谊，又是一番亲热。谈笑风生，问寒问暖，都舒畅的用朱姓“客家话”拉家常。在这里，朱委员长调查了~~了解~~<sup>了解</sup>时~~公共食堂~~<sup>公共食堂</sup>的真实情况。当朱委员长乘车来到琳琅山前，他立即招呼~~停车~~<sup>下车</sup>，健步登上药铺垭小学这是他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五年读过书的学堂旧址。他脚不停，气不喘的爬上那条狭窄的山坡小道，首先看见~~到了~~<sup>到了</sup>是~~检查~~<sup>检查</sup>校门口外~~写着~~<sup>写着</sup>“朱委员长手植”字样的两棵香樟。他用手杖指着崖坡边的一株说：“把那一块牌子取了，我没有在那儿栽过树呀”。接着，他指着眼前的一个小草坪，很有深情的说：“这儿是我们穷人与大地主丁福胖子家的地界。那年我们在这块土上栽了一窝竹子，丁家硬说过了界，为此我们还打了一场官司。你看，私有制多么害人！”朱委员长抬头瞭望，向身边一位侄儿询问：我们以前~~住~~<sup>住</sup>过的丁家院在~~哪里~~<sup>哪里</sup>？那里有个“

犀牛望月，还在不？陈永海又在哪个方位？（陈家湾是清一八九五年大年三十天，朱德家遭到地主的逼债夺佃，连夜分家后，他父母搬居的地方。）这位侄子都一一回答了。他微微地点头，好象还在回忆六十多年前，降落在他全家头上的苦难情景。

朱委员长到了柏林~~祖~~父母故居。这座房舍是一九一七年培建后，朱德的父母、兄弟们才搬进去住，一直到现在。所以有人误认为柏林~~祖~~是朱德旧居。在这里，他看望了嫂嫂和一直都在务农的侄子、侄孙和亲友们。因为一九五九年接待外宾，曾对院坝、阶沿和大门进行过维修，同时在外面修了一个小亭，并用三间空房陈列了一些朱委员长的照片和使用过的实物。当朱委员长看了这些以后，很诚恳地对县委书记说：“不要办我的展览。如果社员也不愿搬进这些房子住，那就把这个地方办成一所学校，好不好？现在就改”。当县委书记说明维修这里的原因和陈列的意义时，朱委员长又说：“我感谢仪陇县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人民。但还是不要办我的展览”。后来，朱委员长到了南充和成都，又通过地委和省委，给县委打来电话，转告朱委员长的再次嘱咐：“关于琳琅那个陈列室，请保留我的意见。最好把那个陈列室办成一所学校”。记得在一九五〇年春，仪陇各界代表提出要用他老人家的名字重新给仪陇命名，并计划把县城迁往马鞍，还曾用“玉阶县建县委员会”的名义，贴出布告，征求群众的意见。又派代表进京请示。当朱委员长知道后，立即制止了这一行动。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时，计划留一点土地，修建“朱德同志纪念馆”以接待全

国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县委为川北<sup>人</sup>委写了报告，<sup>县委</sup>又转报了<sup>中央</sup>。当朱委员长知道后，又要<sup>县委</sup>立即转告<sup>县委</sup>：“纪念馆不要修。农民世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应该把他们赶走。留的土地要分给农民耕种，以利发展生产”。朱委员长啊，你是多么的伟大，多么令人敬佩！

下午四时，朱委员长来到了仪陇<sup>县</sup>城，驻进仪陇县委会，他刚刚住下，就登上当时县委会最高的一幢楼房。（其实也只是一楼一底）瞭望全城。他看见了他早年教过书的金场小学校，看见了年轻时曾多次逛过的奎星阁，看见了一座朴实的小山城……。当晚，朱委员长观看了川剧演出。在剧场里，朱委员长很有兴趣地提起仪陇县的大木偶和仪陇县木偶剧团一九五五年在北京进中南海演出的情景。

十一日上午，朱委员长神采奕奕健步走进他当年（一九〇八）教过书的学校。又和康克清同志一道去看了他那时任体育教习兼庶务住的宿舍。一批幼儿园的儿童为朱爷爷表演了唱歌跳舞。他为全城小学题词：“为共产主义培养新人！”和师生一起，在他手植的桂花树前合影。

从小学出来，朱委员长视察了县农药厂。再往前走，路过“机关托儿所”时，朱委员长看见了<sup>那块</sup>所<sup>的</sup>吊牌。他立即用手杖指着吊牌说：“这不行。改成城关托儿所好了，让广大群众的孩子都能进来”。一批仪陇中学的师生来到“状元坊”前，向朱委员长鼓掌致敬。朱委员长见到这些英姿飒爽的青年，非常高兴，亲切地和大家握手，就在

街头与师生们合影。

在回到县委驻地时，有人把县委宣传部印发的《朱德同志的少年时代》小册子送给他老人家审阅。他微笑的点点头，翻了几页，就把这本小册子交给了随身的秘书。

在临行前，朱德委员长挥笔给中共仪陇县委题词：“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一九六〇年的大跃进而奋斗！”又语重心长的给县委书记说，仪陇好！山区好！山区宝藏多，许多方面胜过平坝。只要发动群众，因地制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就一定会有个大发展。

十一日下午三时，仪陇人民饱含深情，满腔热泪，送别了尊敬的朱委员长。但是，委员长的雍容笑貌，热爱家乡，热爱山区，教育干部，教育人民，克服困难，发展经济和关怀妇女儿童，鼓励青年一代向上的教导，却永远温暖着每一个乡亲们的心。

朱委员长回乡视察的三天中，还先后在新寺场和日兴场作了短暂的停留。在各级党组织汇报时，他又对绿化、水利和交通等事业作了一些指示，要大家既要有全国性的全局观点，又要有地方性的因地制宜。后来，在一九六二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老人家在人民大会堂内，再次接见了仪陇出席会议的书记康智盛和副书记费德政，还问到新寺、日兴的山头绿化了没有？金城寨上栽植了多少果树？陈列室是否改办了学校等事情。他十分亲切的给两位书记说：“群众的生活好了，积极性就起来了，你们的工作就好做了。一定要尊重当地群众

的耕作习惯，因地制宜。回去后要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贯彻好毛主席的指示，要把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仪陇要多给国家作贡献。”

朱委员长的生活是十分简朴的。在回乡视察的日子里，总是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吃的都是家乡产的蔬菜、面粉和大米。放在他寝室内的水果、香烟、茶叶，他都没有尝用一点。他住的房子略宽了一点，还一再要求再安排一个人去住。就餐时，县委的同志未到，他就不动筷子。对其亲属，总是谆谆教导，要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曾对一个参军复原，想请他老人家在北京安排一个工作的侄孙说：“回原籍安置，是党的政策，我应该带头执行。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仪陇需要你，你应该愉快地回到仪陇去。”

朱德同志的崇高品德，亲切教导，似春风吹绿大地，似明灯照亮山区。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朱德总司令！朱德委员长！您老人家回乡视察的日子，将成为永远鼓舞我们和怀念亲人的纪念日。您的功德千秋，与世长存。

肖向成整理

初稿于朱总逝世八周年前夕

肖向成 二一四

## 义重情深 血肉相连

### ——朱德总司令与故乡人民的部份书信来往记实

#### 肖 何 戎

一九〇九年初春，敬爱的朱德同志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寻求光明，探索救国救民的康庄大道。当年秋，考入云南讲武堂。由于朱德同志学习成绩优良和革命的需要，提前一年毕业，接着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随即又两次出兵援川，为推翻清王朝政权和北洋军阀政府，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为了进一步探索革命道路，为了“救民水火”，他引导家乡青年和朱氏兄弟，一道踏上艰苦的革命旅程，又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朱德总司令曾这样回忆追述道：“我家中衰落死亡过半，无一兴起者”。但是，他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挺胸直前，寄予无限的希望。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总司令曾多次写信，劝告故乡人民为抗日出力，为救国出力，为振兴中华，献出兄弟姊妹，献出聪明才智。朱德总司令给一位老同学的信中写道：“我国家中幼辈，再出救国，义可培植成材”。朱德总司令直到晚年，还谆谆告诉家乡人民：“仪陇要多为国家作贡献！”

朱德总司令这种亲切无私，满怀热情，引导家乡人民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奋发图强，驰骋于革命道上，迎着烽烟向前，是对家乡人民的深情重义，是对国家民族又一巨大的卓越贡献。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朱德总司令于八月二十二日宣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随即率八路军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在九月五日，朱德总司令便写信告诉家乡亲人：“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抗战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他在信

中，号召家乡青年，参军入伍，去太行山区前线抗日。于是，马鞍场、新寺场、日兴场的青年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朱玉书等，便先后离开家乡，负籍上前线，在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战斗在敌人的后方。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德总司令在山西洪洞发信，向马鞍场的老友戴与龄询问诸好友的行踪，并向家乡人民告诉了抗日前线的胜利消息。他写道：“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恢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的与日寇打仗，却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家乡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一九三七年，朱德总司令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收到家乡旧友许小鲁、刘堪清十一月九日的信，他即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复函此信。这封复信，朱德总司令大义凛然，洋洋洒洒，叙有事，论有证，是宣传抗日，促成统一战线的大好文字。朱德总司令在这封信中写道：“来信敬悉。吾辈幼年曾闻亡国之痛，彼此已奔走数十年矣至今，吾辈即身尝之。此等滋味，实不堪忍受。弟本此，怕亡国，因之观念始终，即与日寇作有顺序长期之抵抗，以期吾民族及吾国家不亡耳！时至今日，国之将亡，虽斗争数十年，罪过言之不及，何敢言功；但处之此国家危亡之际，吾国人或有大有责之古训，大家努力建立统一战线，以期达到全民抗战之实质，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朱德总司令慷慨激昂，给家乡人民描绘了一幅：山河破碎，人民涂炭，而抗日军人在硝烟弥漫中，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收复失地，雪耻救亡的灿烂画图。捧着这带有硝烟味的信笺，读着这饱含救国心的文字，遥想中华健儿用血肉筑起的长城，家乡人民能不感到自豪而奋起吗？能不投笔从戎上阵杀敌吗？从而使我们领会到，朱德总司令不愧是我党我军优



耗。杀伤亦特为大。因此，日寇恨我们刻骨，我们也得日寇之深恶毒恨为无上光荣。坚持华北抗战当能持久。”朱德总司令为了回复老友对他的夸奖，他对他自己也作了谦逊而实事求是的评述：“德虽才薄能鲜，爱国当不逊后人，以慰故人之希望。德自<sup>其</sup>出国后，即以国事为重，实无私生活可言。”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八路军总部都曾遭到敌人的偷袭。朱德与周恩来两位领导人辗转互赠的毛毯，就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总部的火坑上烧了一个洞，而留下了艰苦岁月中的光荣痕迹。

在这稍前一段时间里，朱德总司令还曾给马鞍场的另一个旧友写信，希望家乡能组织一支担架队，奔赴前线，支援抗日。家乡人民得此信后，岂能辜负亲人的嘱托，便立即行动起来。这时，报名上前线的青壮年农民和知识分子数以千计，最后选中一千多名，准备奔赴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但那时，家乡地区农业连遭干旱，岁岁歉收，实在无力筹办这笔途中盘用，于是有人转请在川康绥靖公署任职的乡人赞助。谁知事不如愿，反而泄露了消息，这一抗日救国壮举，便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镇压。同时，朱德总司令这封手迹信也下落不明，至今都未找到，只留下流传在群众中的行动效果了。

朱德总司令对家乡上前线的青年，要求很严，不准因为他的关系，而骄傲自大，更不准用封建关系来代替同志情谊。朱德总司令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庄弟及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盼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

“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阔散人未，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这些金石良言，掷地有声，给家乡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教育课。十一月二十九日信，朱总便告知家乡亲人，“昨邓辉林、许明

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

一九三九年冬初，朱德总司令写下了气壮山河的革命史诗《寄语蜀中父老》，诗云：“倚马太名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宣扬我华北前线广大军民顶风冒雪，英勇杀敌的卓越功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八路军的无耻诽谤。十二月十五日，重庆新年日报刊登了这首诗，引起了家乡人民对亲人的无限崇敬和对反动派的无限憎恨。

建国以后，朱德总司令还曾不断地给家乡人民写信、题词，勉励家乡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一九五四年，当马鞍山建立起第一个红光农业合作社时，马鞍山人民政府写信向朱德总司令报喜。朱总立即回信，热情赞扬家乡人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号召家乡人民为办更多更好的农业社而努力。可惜这封信至今还没有找到，不知散失在什么地方去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朱德同志给马鞍山公社题词：“努力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马鞍山公社！”又赠送东方红牌收音机一部，让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与边远的马鞍山更加紧密的互通信息，感触到脉搏的一样跳动。

一九六〇年三月九日下午，朱德同志回到阔别了五十二年的家乡，先后曾六次给家乡人民题词，又亲切地教导家乡人民，努力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朱德同志还两次签署给马鞍山公社党委的信，要求家乡人民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并在信中指出：要“切实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马鞍山公社。”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朱德同志与家乡人民的书信不断，从此表现了朱德同志热爱家乡与革命的一致性，发展建设家乡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致性，这是朱德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革命品德的又一具体

体现。他对家乡人民的重义深情和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一定永远激励和教育家乡人民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 晚清进士蒋山史事概略

王 翊 兴

蒋山名天注字静轩，生于清道光年（公元1821年）四月初八日，仪陇县福临乡观音阁人。其父蒋升林又名正修，母陈氏系同村陈四老爷的姑娘。山弟兄四人，本人排行第二，清同治二年中进士后，任过知县知府。

蒋山少时，在其家之附近的私塾读书。学习勤奋，又得良师教诲，以是通晓五经，博学多才。经考试，获秀才，又补廪生。嗣后在家乡设馆教书，用力自学准备参加省考（乡试）。学馆设在观音阁起名“清芬堂”，他作有《清芬堂序》纪述学馆的优美环境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与殷切期望。

蒋山在教书期间，蒋姓与周姓发生了一件命案纠纷。当时的规定：凡发生命案，有凶手就抓凶手，如无凶手就抓死者所在地百姓追究责任。罹祸之人被弄得倾家破产，民间有“十里莫逢命案”之说。蒋姓与周姓隔铁帽寨（今福临乡地）左右分居。周姓地盘死一乞丐，乘夜悄悄移放在蒋姓地盘。地保发现死尸，报知县衙。蒋姓族首被拘受审，说不清道理，推不脱责任打了输官司。族人便推蒋山上公堂辩理，蒋山有功名，见官不跪，可以站着说话。他以充足的理由驳得对方哑口无言。知县沙广增听了蒋山的辩诉，既想维护自己威信坚持前判，又心爱蒋山才学想刺激他奋发向上，便说：“死者既在蒋家地面，蒋家

必然负责，不得申辩”，要蒋山画押结案。蒋山据理力争，拒不从命。沙广增责他“不守卧碑妄干词讼，”命杨役摘去蒋山的顶子，责打手掌十个。蒋山拍案大呼“估打成招，昏庸无才，不到十年你这纱帽我也可以戴上！”沙广增说：“你戴上了我这纱帽，我三里铺毡五里绉纱打开中门不请！”蒋山拂袖而去。自是上进之志益坚，废寝忘食，刻苦攻读。夜半欲眠，就洗冷水脸以奋精神，很少卧床安睡。有一年的端午节，时已正午，蒋山还在楼上读书作文，其母送去一些包子一碟白糖，属其蘸糖而食，蒋山边吃边读边写，及家人来收盘碟，发现他满咀墨汁，碟内白糖依存。蒋山这种专心致志食不知味的求学精神，至今仍传为美谈。

蒋山曾四次参加省考皆落榜而归。他始终不灰心，继续设馆教书，攻读经史，练写应试文章，还专门去管山县进士白濬主持的县书院拜白为师求学深造。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开恩科，蒋山去成都应试。考中举人。他在起程前，写了《再赴乡试留别诸门人》七律一首，表达考试必胜的愉快心情，现在福临来仪等地，还有一些读书人能口诵此诗。据老教师龙凯背诵，其诗句是：“飘然竞作锦城游，检点琴书笑不休。奔北棘园曾四战，征西车马又三秋。槐花着色催官道，桂子飘香入画楼，此日谪仙才定否，问谁许听鹿呦呦”。

蒋山中举后，任仪陇金粟书院山长，他一面工作，一面积极准备参加京考（会试）。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皇帝开恩科（同治元年已开科），时蒋山已四十三岁。他按时去北京应试，考中三甲进士（这次试题为《以不教民讼是谓弃之》）。据《明清进士碑录索引》记载，

三甲一百一十九名蒋山名列第七位。

蒋山中进士后，清政府派他任安徽省太平县知县。他按规定回故乡拜祭祖先、会亲友之后，即离家上任。上任不久，曾国藩亲请调集一批进士出身的知县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押粮，蒋山被调去任押粮官。约一年多时间入平曾国藩处作过幕僚，后来仍回太平作知县。他在太平任知县，具有清正廉明的声誉，后来被升调江苏常州知府时已年过六旬，在去江苏赴任途中，因患急病死于船上。地方官依例属同意送遗体回安徽太平县安葬（蒋山在太平县娶当地县民女为妻，生子蒋兴光定居太平）。

蒋山不能早升知府的原因，有如下传说：一、蒋山中进士后，一些同榜的人要求和他“换帖”（互相结拜为兄弟），互相照顾提携。蒋山与几个汉族人“换了帖”，而对一位要求“换帖”的满族同榜则以其才华较差而予拒绝。后来这个满人官居高位，对蒋山多方压抑排斥甚至要加以杀害；二、蒋山任太平县知县，衙内一曾用官员与上级有裙带关系而上下下骄，蒋山对之不齿。一天，那人向蒋山说：“你的靴子已经烂了，应该换上新的啊。”蒋山便借机用双关语答说：“我的靴子烂了，但底子是好，还可以穿。”那人受了狠狠的讽刺，便怀恨在心；因他上司有亲人，后来青云直升官在蒋山之上，就以各种手段对蒋山进行打击报复。

蒋山为人正直，不徇私枉法，能怜贫救困。传为佳话的事：一、他在仪陇金果书院当山长时，其侄蒋兴知借钱五两给同村陈世品，到期未还，兴知去陈家逼债与陈世品发生斗殴，被陈持刀当场杀死。蒋山的弟弟蒋天章控告到县，要求“杀人抵命”。县官在判案前征求蒋山的意见，蒋山说